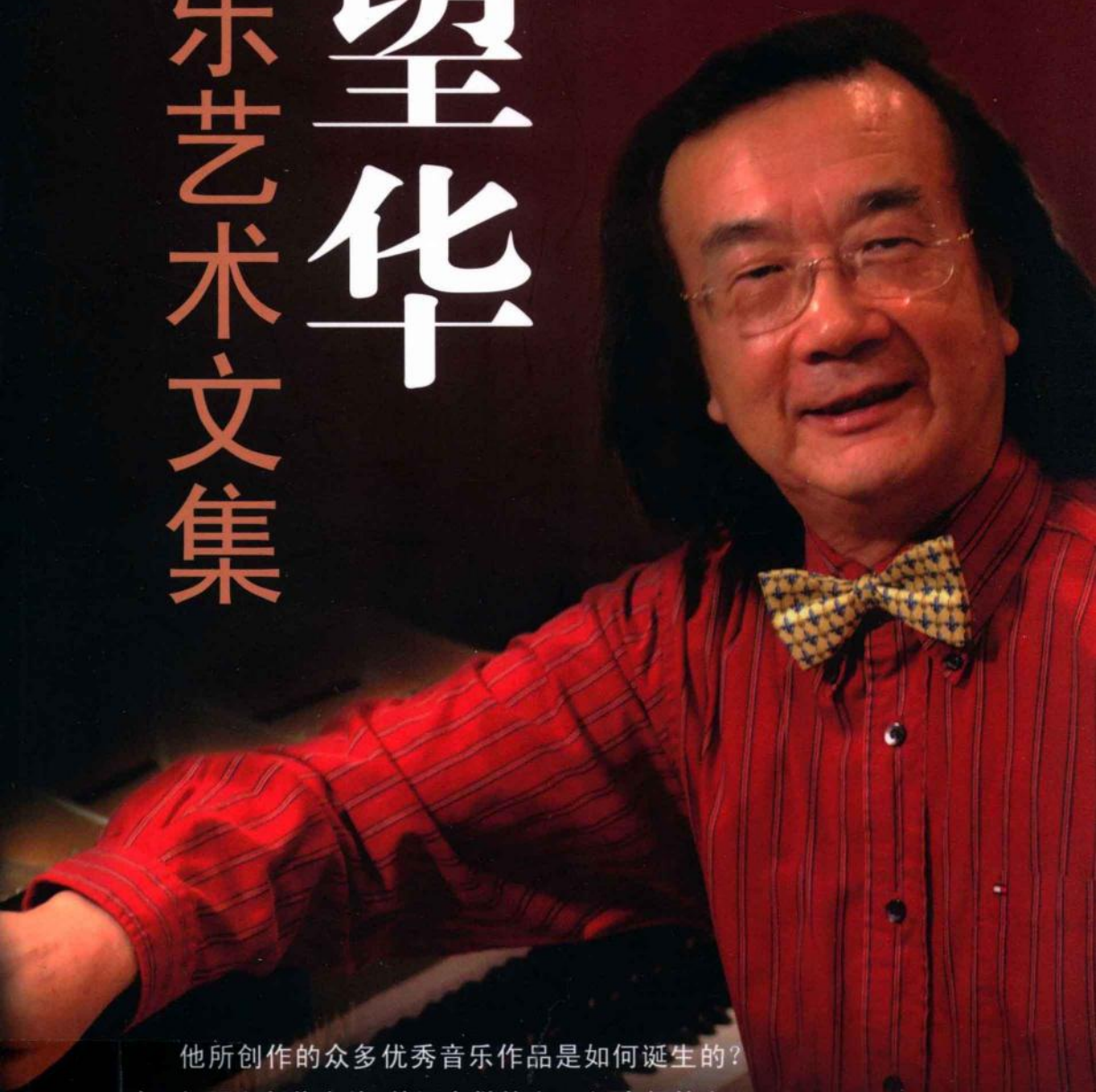


储望华

音乐艺术文集



他所创作的众多优秀音乐作品是如何诞生的？
除了钢琴和创作之外，他还在做什么？还在想什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储望华◎著



储望华

音乐艺术文集

CHU WANGHUA YINYUE YISHU WENJI

储望华◎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储望华音乐艺术文集/储望华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396-4114-0

I. ①储… II. ①储… III. ①音乐-文集 IV. ①J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5881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特约编辑:张 弦

封面油画:傅 红

责任编辑:洪少华

装帧设计:徐 睿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4456946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17.5 字数:260千字

版次: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演奏《黄河》、超越《黄河》

(代序)

《黄河》钢琴协奏曲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和海外被演奏得最多的中国钢琴协奏曲。

《黄河》钢琴协奏曲传承了冼星海的天才杰作《黄河大合唱》的精髓——歌颂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以钢琴独奏及乐队协奏的器乐演奏形式，将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中的声乐旋律民族气质和英雄主义魂魄，进一步深入挖掘，发扬光大。所以，从“大合唱”到“协奏曲”，是具有创新、发展意义的深层次的改编和再创作。

《黄河》钢琴协奏曲 40 年来受到了中外广大听众的厚爱，久演不衰，这一切要归功于她的“母作”《黄河大合唱》之词曲的不朽艺术感染力。

众所周知，《黄河》钢琴协奏曲诞生于“文革”时期的 1969—1970 年，从选材、命题到组织创作，以及在政治和艺术等方面，不可否认都无可避免地、严重地打上了“文革”的历史烙印。其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来自当时中央“文革”领导的“御旨”，以推行当时极“左”政治路线为目的，硬性加入了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中原本所没有的《东方红》、《国际歌》旋律，以及增加第二乐章尾奏和第三乐章的前奏等。虽然今天看来很尴尬，但这是历史的产物，当时我们都很无奈。

关于“文革版”或“去《东方红》版”的是非优劣及争议，历年来从未止息，不绝于耳。而由批判否定“文革”进而从政治及艺术两方面批评、批判、讨伐《黄河》钢琴协奏曲的声音，亦从未间断。

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除了“文革”烙印应受批判，参与改编、创作的作曲家们也应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不断深入反省，在社会政治艺术实践中不断得到锤炼。而作为钢琴协奏曲，《黄河》的艺术技巧和手法也是不成熟的，在继承、借鉴和汲取欧洲音乐遗产方面，存在着模仿照搬的痕迹。当时改编者们的水平也仅限于此。试问，在上世纪

60年代时,全中国有几部更好的中国钢琴协奏曲?这就是当时历史的局限性。

当下大部分听众都已把该协奏曲中的“文革”政治原意,不经意、不自觉地放在了一旁,聆听第四乐章的高潮段(《东方红》)时,鲜有人去联想歌颂领袖或个人崇拜。听众们把她当为一件艺术作品来整体衡量,或可使听众们想到的是汹涌澎湃的黄河,想到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年代,想到中华民族的沧桑苦难和最终屹立东方的气势;当然,也许会勾起某些人对“文革”不堪回首的记忆。

一部艺术作品的成功与否,还是交由历史去检验吧。

《黄河》被演奏了42年了,看看将来再过三五十一年之后,《黄河》还会像今天这么火吗?

我更想说的是下面的话。

上世纪60年代诞生了两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有影响的器乐协奏曲——60年代初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上海)和60年代末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北京)。大家都知道,60年代初物质环境贫乏;60年代末政治环境恶劣,在这种条件下,却产生了这样的久演不衰的作品。我们现在的物质、精神、政治环境与当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经济体居世界第二位的国度,号称要大力发展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大国强国的中国,目前能有几部真正意义上的、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受到广大听众广泛喜爱的小提琴和钢琴协奏曲?

说起这个来,真叫人汗颜!

有实力的现代的作曲家,比起半个世纪前在成百倍地增长,他们的才华、技巧、阅历、学识,那在半世纪以前也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各方面的优越条件,是当年做梦都想不到的。

再退早些年,就说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在那样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很短促的时间内完成了创作。70多年过去了,请问有几部大合唱能与其媲美或超越它的?如果再拿文学来说就更清楚,鲁迅、茅盾、巴金、钱钟书、沈从文,这些大家大师,都终成绝响,成为全民集体的永久的历史记忆。

是苦难造就了大作,而“盛世”就泯灭天才?也不好这么说吧。

我想起前几年的一件事: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在广州视察世界上最大、产销量全球第一的珠江钢琴厂时,曾提出“应该创作一部《珠江》钢琴协奏曲”。该厂领导酝酿多时后,认为我是适合人选,委约我担任该作品创作,我荣幸地接受委约,并草拟了以反映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后新面貌为题材、以珠江沿岸及岭南潮汕地带民歌为主调的创作构思。在正准备采集民歌之前,我忽然止步——我决定激流勇退,或者说是知难而退吧。为什么要退?一来我再也不愿意去做什

么“遵旨”、特别是“应景”或配合时政的创作；二来我自己曾经参与过的《黄河》钢琴协奏曲作品摆在那里，让人不去做比较都难。《黄河大合唱》中冼星海的旋律、他的感召力很难超越。即便我使出浑身解数也能写出《珠江》钢琴协奏曲，可是，如果它达不到《黄河》一半的艺术感染力，我写它还有何意义？更遑论超越了。

还有人邀请我写《长江》钢琴协奏曲。

我不能为。我不愿为拿到劳务费，去写一部只演一场便永久束之高阁的作品。

我自己不能为，或许有能者可为。期盼着更多的能者涌现，期待着更多更好的中国钢琴协奏曲问世。时代和历史要求我们有丰富的、多彩多姿的、不同风格的钢琴协奏曲。贝多芬有五部，拉赫玛尼诺夫有五部，肖邦、李斯特、柴科夫斯基各有两部钢琴协奏曲。看看钢琴音乐的发展史，就知道我们自己目前是什么状况什么水平了，别动辄自封“经典”、自誉“大师”，别动辄自吹自己的作品是“世界的”。

我们要安于清贫，甘于寂寞，甘当铺路石，坚韧不拔，勇于创新，不断进取，在发展中国钢琴音乐事业的漫长道路上永不停息。

这是作为《黄河》钢琴协奏曲的主要执笔者之一的一番自勉的话，也是某种期盼吧。

储望华

2012年6月10日于澳大利亚墨尔本

目 录

contents

演奏《黄河》、超越《黄河》(代序)/001

音乐创作的心路与历程

《黄河》钢琴协奏曲是怎样诞生的/003

20 世纪 60 年代上半叶储望华的钢琴创作/016

我怎样走上作曲之路/026

《储望华钢琴作品选集》作者的话/030

“集体创作”的年代/032

我和民间音乐/037

“身份”和中国音乐/041

音乐评论及探讨

读《“新世纪中华乐派”四人谈》杂感/047

对“‘高雅音乐’为什么是‘高’”的质疑——与周海宏博士商榷/051

目标“多元化”——关于交响音乐创作问题的另一种思考/057

思考与期待/061

安洁拉·休伊特的巴赫 充满了人性化的巴赫/064

我为什么最喜欢贝多芬/070

澳大利亚青年交响乐团演奏会听后/074

好莱坞露天音乐会听后感/077
华夏琴声 中国气质/079
杜鸣心与《水草舞》/081
听鲍元恺《炎黄风情》所引发的联想/088
一场音乐会的意外惊喜/091
我对《钢琴艺术》的一往情深/093
建立中国钢琴学派/096

创作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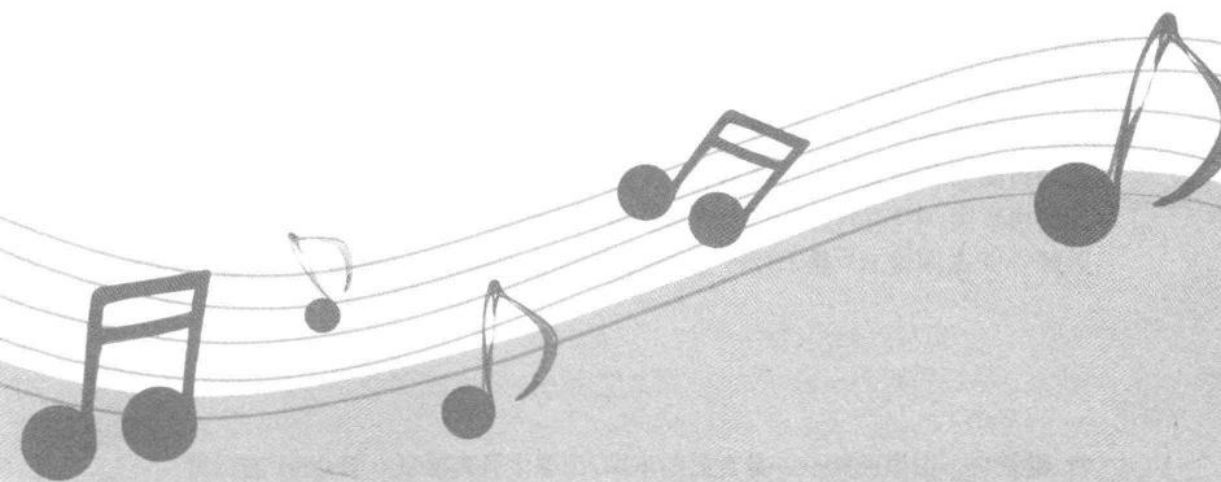
漫谈钢琴独奏曲《二泉映月》/105
漫谈钢琴独奏曲《新疆随想曲》/109
漫谈《翻身的日子》《解放区的天》两首钢琴独奏曲的改编/113
《前奏曲与托卡塔》乐曲解说/117
谈钢琴独奏曲《茉莉花》的改编/119
《中国民歌儿童钢琴曲集》《中国民歌钢琴演奏曲集》序/122
你是否留意——储望华钢琴作品中的二度、装饰音和七和弦/124
我想邀请您来听听我的交响乐《丝绸之路》/166
2009年新版《翻身的日子》前言/168
20个手指在88个琴键上舞动(代序)/170

钢琴教学研究

提高钢琴初学者的视谱能力/175
浅论钢琴教学中的“音量平衡”/178
钢琴教学的曲目选择/188
小议左手/191
“全方位”钢琴教学/193
给小孩子们弹些什么中国作品/196
漫谈即兴/201
实践与训练——你能够即兴演奏/212
澳大利亚钢琴考级概况介绍/262

音乐创作 的 心路与历程

YINYUE CHUANGZUO
DE XINLU YU LICHENG



《黄河》钢琴协奏曲是怎样诞生的

一部产生于“文革”高潮时的御用音乐作品，“文革”失败，江青倒台，它备受争议，却在世界各地的音乐舞台上久演不衰。为什么？……

一

“你们必须乘坐‘省革委’和‘省军区’同时派遣的两部汽车到黄河去，因为到了那边两派对峙，武斗仍然十分激烈。如果只乘一派的车辆，另一派可能要扣押你们不放，甚至可能遇到地雷……”

我听着殷承宗向我们传达山西省当局的意见，心想，这次体验生活真有点像战地记者深入硝烟弥漫的战区前线的味道了。殷承宗刚从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长）刘格平的办公室出来。《黄河》创作组是带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市长）谢富治签署的信件来到山西省太原市的。在那封信函中，谢富治要求山西方面协助《黄河》创作组体验生活，因为这个创作是“江青同志关心和领导的”。

二

我们在1969年4月初离开太原市，驱车前往吉县——黄河岸边一个荒僻、古朴的小县城，正值中共九大隆重闭幕。在一片爆竹声中，县领导为庆祝九大闭幕暨欢迎我们，举行了茶话庆祝会。我们一行九人：《黄河》创作组的殷承宗、储望华、盛礼洪、许斐星，中央乐团“军宣队”（即“文革”时期接管各部门党政权力的军队组织）的李金生，以及充任向导的山西省军区宣传干事裴先生和担任安全保卫的三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分别乘坐不同颜色车牌的吉普车。一路上，烟尘滚滚，所到之处，虽时见武斗之后的残痕碎迹，局面却大抵上平静。

三

吉县附近数十里的地方,便是著名的黄河壶口大瀑布。在车辆尚未驶近这瀑布之前,我们便早已听到了远处传来的犹如万马奔腾、沉雷滚滚的声音。走到较近处,巨大的轰响使我们彼此之间说话即使贴近耳朵大喊也几乎听不清了。“黄河之水,一泻万丈”,只有到了壶口瀑布,才能亲身体会到这样惊天动地的气势。瀑布宏贯如山呼海啸,激越冲天,锐不可当,激起的泥浆巨浪高达数丈。至于浪花飞溅、白雾弥漫,更使我们虽距瀑布中心犹远,衣衫却早已被浇淋个透。水流在瀑布的上游数十里已趋湍急,早已没有行船过往,船只便需由船夫扛抬上岸,沿陆而行。正如当地老百姓的形容:“旱地行船,水中冒烟。”当时,我们都为这蔚为壮观的奇景所震撼,同时也惋惜壶口大瀑布的天然能源还不能被利用。这里完全可以开辟出旅游景点,供世人观瞻。



四

我们体验生活的另外一个地方是军渡。这是山西省西北部与陕西省交界的重镇,当年陕北八路军的一部分人马

曾由这里东渡黄河抗日。我们与老船夫座谈,听他们介绍水流汹涌的情势和撑船拉纤的艰辛,也听他们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生活,我们看着船夫们黝黑的脸庞上镌刻着深深的皱纹,看着他们粗大手中的厚茧,心想,这不就是中华民族苦难的象征吗?在座谈会上,有一位老船夫向我们追述当年他本人曾经亲自摇船,护送江青等人东渡黄河。他还让创作组替他转达对江青的问候。过了几天之后,我们到了山西河津县龙门,黄河流经龙门,水势顿时豁然宽阔平静,宛如一位咆哮如雷的巨人,忽然仰天静卧,真是另有一番景象。殷承宗在这里向江青写信汇报我们体验生活的情况,并把那位老船夫的问候也写进汇报。不久之后,

1969年4月,《黄河》创作组在山西吉县壶口大瀑布体验生活,前排右一为储望华、右四为许斐星,后排右一为殷承宗、右二为山西省军区裴干事。

在北京,有一次江青接见殷承宗,江青说:“你们的汇报我看到了,不要相信那个船夫的话,现在有不少人说当年如何护送我,都是骗人的!”根据历史的记载,当年江青确由军渡东渡黄河,但是否为我们所见所闻的这位老船夫亲自护送,则一时无从查实。这位老船夫的追述并不怀有其他居心,但江青为什么这样矢口否认呢?

五

早在1968年10月的一天,殷承宗从中央乐团到中央音乐学院来看大字报。那时,殷承宗和京剧演员钱浩梁、刘长瑜合作的钢琴伴唱《红灯记》已于当年7月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演出,获中央赞赏。《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毛泽东、江青等人和殷承宗、钱浩梁、刘长瑜的大幅合影照片,因此殷承宗名声大噪,红极一时。殷承宗有了钢琴伴唱《红灯记》的经验,便想在“钢琴革命”的步伐上再迈出新的一步。这时,中央音乐学院二楼西墙上,正有陈莲女士的大字报贴出(陈莲于1964年上书毛泽东,获毛主席支持,批复“信是写得好的”,之后,曾获江青接见)。陈莲在此大字报中第一次披露江青曾对她说:“《黄河大合唱》很有气势,可以写成钢琴协奏曲。”殷承宗看了大字报后,约我陪他去看望陈莲。陈莲向殷承宗介绍江青此次谈话的一些情况,并对殷承宗和我说:“在我向毛主席写的信中,虽然提到了你们二位的名字(按:陈莲在该信中指责殷承宗留苏返国后散布资产阶级思想,说我是大右派储安平之子,音乐学院招收我这一类人入学,是方向路线性错误,等等),但如果你们为钢琴的革命化、民族化努力,我是支持你们的。”

从那次以后,殷承宗便给江青写信,拟把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改写为钢琴协奏曲,期望得到江青的授命。在殷承宗看来,钢琴伴唱《红灯记》中,钢琴只不过担任伴奏而已,并不足以突出钢琴的地位;而钢琴协奏曲《黄河》,则是由管弦乐队来烘托、陪衬钢琴独奏,这才是“钢琴革命”所迈出的真正步伐。江青阅殷承宗信后批复:“很好。《黄河大合唱》可以留曲不留词。”

六

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是一部才华横溢的划时代的作品,以它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一部同类中国作品可以与之媲美。光未然的歌词,气势豪放,是浪漫主义的杰作,同样是文学诗歌的典范。可惜江青一句

“留曲不留词”使《黄河大合唱》在“文革”时期蒙受政治整肃，被禁演长达十年之久。诗人光未然在《黄河大合唱》中有一句“河东千里成平壤”，竟因为“河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国民党统治区域而成为“美化国统区”的批判对象。

光未然的歌词，当年启发了冼星海的创作冲动和灵感，今天也同样自然而然地启迪着《黄河》钢琴协奏曲创作组成员的想象力和乐思。虽然江青反历史地企图利用《黄河》钢琴协奏曲来压制《黄河大合唱》，但是，我们当时心里都清楚：《黄河》钢琴协奏曲若想获得成功，则必须取用和仰仗《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的词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黄河》钢琴协奏曲与《黄河》大合唱的关系，是传承、继承的血脉、血缘关系；是不断深入挖掘，发扬光大，进行再创作的发展关系。

在创作过程中，我们始终怀着对《黄河大合唱》崇敬、虚心的态度，严肃地发掘、剪裁，提取精髓。两部作品载体（合唱或钢琴）及表达方式是不同的，而旋律是基本相同、相通、相融的；其主要音乐表达的思维旋律，一是以歌唱（声乐）来表达载体，另一则是以钢琴及乐队来表达。能否将大合唱的乐魂体现到器乐表现形式中；能否成功地进行这次艺术再创作，而不是简单地移植和改编；能否利用钢琴协奏曲，特别是钢琴独特的丰富表现手段，去再现《黄河大合唱》所表现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气概，这是对《黄河》创作组每一个成员的严峻挑战和考验！

早期《黄河》集体创作的方式有：

1. 体验生活；
2. 研究原著，讨论选材、选曲；
3. 学习研究冼星海生平、日记；
4. 文字提纲，讨论；
5. 分工“拉架子”、“搭架子”——写主旋律谱，汇总，讨论……

七

事实上，早在1969年2月下旬，《黄河》创作组最初组建时，便前往天津专程访问冼星海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期间的学生之一、作曲家王莘先生。王莘向我们回忆当年冼星海在延安创作及演出《黄河大合唱》的种种动人故事（例如演出时乐队打击乐部分使用因陋就简的替代乐器）。王莘说，冼星海本人曾到过黄河风陵渡。一同前往天津访问王莘的有李德伦（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指挥家）、殷承宗、杜鸣心和我。杜鸣心先生原是《黄河》创作组早期成员之一，他是一位作曲经验丰富、既熟悉钢琴又熟悉乐队的不可多得的人选。现在我们所听到

的《黄河》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中某些钢琴和声织体及转调片断,仍采用了他短暂任期时的建议。可惜后来因为他忙于担任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修改工作,因上级的调动,而不得不离开《黄河》创作组。

八

《黄河》创作组,从1969年2月成立之后,其成员始终在不断地变化。杜鸣心离开之后,殷承宗从中央音乐学院借调了作曲家盛礼洪先生来主持配器工作。盛礼洪当时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对配器学有较深造诣,为人宽厚,是中共党员。正因为他是党员,殷承宗更有意聘用他。殷承宗说:“我们创作组当中需要一名党员,这样有的事情会好办些。”虽然殷承宗在中央乐团的业务及政治领



1970年5月,《黄河》钢琴协奏曲创作组在工作室阳台上,左起依次为储望华、盛礼洪、刘庄、许斐星、殷承宗、石叔诚

导层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还不是中共党员,我本人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专职从事钢琴教材创作。我以往和殷承宗在探索中国钢琴作品创作方面志向较合,且1965年和他合作谱写钢琴与小乐队作品《农村新歌》。这次他费了不少力气,把我借调到中央乐团,与他在《黄河》中搭档。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到“样板团”去参加“样板戏”的创作,事关重大,经重重关卡严格审查批准,最终得以放行。许斐星则是刚刚分配到中央乐团的年轻钢琴伴奏演员,曾是殷承宗的学生,殷承宗留他在组内,请他协助做些事务性工作,亦部分地参加



创作组的讨论。后来几个月中,青年钢琴家石叔诚也部分地加入到创作组的活动,因为他是担任《黄河》钢琴协奏曲的C组独奏演员,了解《黄河》的创作意图,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演奏该作品。许斐星和石叔诚虽然在此前亦曾经改编过一两首钢琴曲,毕竟尚无作曲经验,但是他们二位凭年轻人的聪慧敏感,也发表了一些好的意见。不过他们并不担任任何实际创作工作。至于殷承宗在受命组建《黄河》创作组的过程中,又请来刘庄,这是后话,下面将专门提到。

九

到了1969年初夏,《黄河》钢琴协奏曲完成了第一稿。这一稿,以西洋古典钢琴协奏曲的模式为依据,第一乐章的曲式结构是“奏鸣曲式”(主部主题为《黄河船夫曲》,副部主题为《黄河颂》,二者对比兼展开、再现)。第一稿试奏时,请来了李德伦、严良堃(《黄河大合唱》的权威指挥家)、杜鸣心和中央乐团乐队各声部长十余人。由殷承宗担任钢琴独奏,储望华担任第二钢琴(即乐队部分)协奏。众人听后纷纷发表意见,首肯者颇多。李德伦发表意见,认为沿袭“奏鸣曲式”来写《黄河》,是一种“洋框框”,也许不能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他认为我们的创作思想存在问题。应该“砸烂”“洋框框”,重新考虑协奏曲的构思体裁。这个初夏的第一次试奏讨论会前后大家所发表的意见,可能就是日后《黄河》钢琴协奏曲公演以及公开发表(出版乐谱、唱片等)时,其作者被署名为“中央乐团集体创作”的最初缘由和最重要根据吧。

第一稿(1969年5月)是“奏鸣曲式”;第二稿(1969年9月)是“组曲”曲式——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革。

十

创作组稍事“整顿创作思想”,复“砸”掉一些“洋框框”,于是准备重新动笔。正在这时候(1969年9月),殷承宗请来了在北京京剧团参加京剧改革音乐创作的原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家刘庄。刘庄年富力强,干劲十足,下笔亦快,在组内素有“刘快手”之雅号,特别擅长于提出各种不同方案,以供同人考虑。从1969年8月到12月,完成了酝酿方案、体验生活、群众集体讨论以及对第一稿修正的认同。随后进入了整体运作的第二阶段,即创作执笔阶段。《黄河》钢琴协奏曲,由殷承宗、储望华、盛礼洪、刘庄四人负责执笔,日夜奋战。大家逐一讨论每人分别准备的每一部分方案,集中每一个人的智慧,取每一方案之长处,亦融入

群众及集体讨论中的一些好建议。协奏曲的钢琴独奏部分,由殷承宗和我共同揣摩、推敲及斟酌。在钢琴上反复弹奏之后,由我执笔录下。刘庄则侧重乐曲构架,并协助殷承宗负责全组日常业务进程及“政治学习”。盛礼洪设计配器方案,权衡钢琴与乐队之间的平衡、对峙或协调的关系。我们日间在创作室内讨论,待夜深人静时,又转移到远离生活住宅区的排练大厅去边议边弹,时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中午睡午觉时间更常被挤掉。盛礼洪年纪稍大,不习惯不睡午觉,他特别郑重地向殷承宗请求:无论如何,“为了更好地工作,请允许我哪怕打十分钟的盹也好”。

1969年12月26日,乐队开始排练。

1970年1月1日,将录音送审。

1970年1月3日,内部试演(放录音带),江青指示将录音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征求意见”,创作组人员分别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海淀区四季青人民公社和北京军区警卫营等地,征求工农兵意见。

十一

作曲对一些局外人来说,似乎是一件相当神秘的工作,而由一个“乐团”来“集体创作”一部音乐作品,则更令中外许多人士感到不可思议!如何“集体”?如何“创作”?须知这是一种在中国那样的社会条件、政治历史环境中的必然产物,也可谓是“中国特色”吧!作品如果获得成功,成就是“党”的,是“集体”的;如署下作者或执笔者的名字,就可能是滋生“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温床。但是如果作品遭到贬谪,作者就会被指名道姓地批判。

《黄河》钢琴协奏曲的每一个音符,都可以追溯到它之前的初衷、落笔、定稿。创作室内的抽屉、纸篓中数百上千张被废弃的旧稿谱纸……有集体智慧的凝聚,更有创作者们的汲取、筛选及提炼的功夫。《黄河》创作组的工作作风富有成效。纵观成员中的每一位,盛礼洪老当益壮,在大多数老一辈“靠边站”或停止业务、创作、教学活动的“文革”中受到聘用,自然是勤恳至极地把技能贡献出来。我自己是长期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而今能被创作组“有控制地使用”,当然是把这次创作实践看成“重在表现”,争取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一次机会。刘庄一向着重实干,在京剧团恐怕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一进《黄河》组,虽身为女士,却颇有须眉风范。至于创作组组长殷承宗,受命于江青,当时正如日中天,踌躇满志。他的精力旺盛过人,全组在他的统筹带动之下,不得不日夜兼程,奋力工作。